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主编：姚海军

BLINDSIGHT

盲视

【加拿大】彼得·沃茨◎著
胡纾◎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盲视》是一部杰作，陈旧的“第一次接触”因它的出现而焕然一新，成为全新的故事类型。彼得·沃茨笔下的外星人既没有伪装成人类，也不是人类无法理解的庞然大物——但是，它们却是我们前所未见的异类，令人坐立不安，令人毛骨悚然，令人不得不直接面对“意识”难以捉摸的本质。

这是近年来最优秀的硬科幻小说。强烈推荐！

——英国科幻作家 查尔斯·斯特罗斯
(2006年轨迹奖最佳长篇奖得主)

彼得·沃茨似乎不是在写作，就是在阅读；他同时站在了科学与艺术的前沿……假如塞缪尔·R.德兰尼、格雷格·伊根和弗诺·文奇三人打算在21世纪联手推出新作品，他们或许就会写出一部像《盲视》这样铿锵有力、匠心独运的小说。《盲视》中的综观者也是我见过的最令人难忘的小说角色。

——加拿大科幻作家 斯派德·罗宾森

《盲视》是一部非常大胆的作品：它是书中瑰奇，是黑暗中闪耀的宝石；它一往直前，解开了生物化学领域、意识领域乃至人性领域的一系列内在矛盾。

——美国科幻作家 伊丽莎白·贝尔
(2006年轨迹奖最佳长篇处女作奖得主)

上架建议：科幻小说

ISBN 978-7-5364-7411-6



9 787536 147411 >

定价：28.00元



盲视

BLINDSIGHT

【加拿大】彼得·沃茨◎著
胡纾◎译

Copyright © 2006 by Peter Watt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Donald Maass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盲视/[加拿大]沃茨著;胡纾译.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6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ISBN 978-7-5364-7411-6

I. 盲… II. ①沃… ②胡… III. 科学幻想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74927号

图进字:21-2011-72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盲视

著者 [加拿大]彼得·沃茨
译者 胡纾
丛书主编 姚海军
责任编辑 宋齐 姚海军
封面设计 杨爽
版面设计 杨爽
责任出版 邓一羽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610031

成品尺寸 140mm×203mm
印张 10.875
字数 250千
插页 2
印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次 2013年6月成都第一版
印次 2013年6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定价 28.00元

ISBN 978-7-5364-7411-6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致中国读者

在此，我要向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介绍我的作品。我得认真对待，绝对不能搞砸了。

《盲视》一路行来，走得十分艰难。没有人料到这本书居然会挺过来。大家认定，不要说其他语言的译本，就是在英语市场，它也无法存活。北美七家主要的科幻出版商中，六家拒绝了这部书稿。（我私下揣度，第七家要不是受限于事先签订的合约，它肯定也会把《盲视》打发掉。）一家大发行商决定不预订这本书，一本都不要。其后果就是，北美半数的书店见不着《盲视》。从商业上说，这等于给它敲响了丧钟。到2006年末，《盲视》总算挣扎着爬进了上市的门槛，只不过印数微不足道，市场推广也完全没有。它就像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虽说被急救车送进了医院，但才进院门便即将宣告死亡。

就在这时，怪事发生了。大家开始阅读这本鬼东西。

一开始,读者并不多,毕竟市面上本来就见不着几本。但读完它的人上网了,在网上谈起了这本书。他们给出的是好评,好得出乎意料。他们称赞它的科幻点子十分密集,令人目不暇接。其实这是我写作时最痛恨的地方,唯恐这些点子破坏了故事的节奏。还有书中那些人物,有的接受了强化,有的患有自闭症,我非常担心会引起读者的厌恶。但读者喜欢他们。读者们指出,《盲视》中所描写的外星人是真真正正的外星人,而不是简单地拿些橡皮面具,套在人类脸上。至于最后的大结局,我一直害怕自己弄出了个大败笔,结果——

还是别过多剧透吧。

总之,消息传开了:出了本新小说,你想都想不到——可是,谈论《盲视》的人虽多,却没有几个人能找到一本,当真读起来。有几家专营科幻的书店将它列为本店当周销售排行榜的第一名,其依据仅仅是读者的订单,书店其实连一本都没卖出去。真是咄咄怪事啊,需求居然大大超过了供给。但我的出版商却并不急于提高供给,满足需求。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我做了唯一可做的、能把书交到读者手中的事——

我把书白送出去,把它放到了网上。

那个时候,我面前只有两种选择:一、《盲视》在市场上惨遭失败,没人能读到它;二、《盲视》在市场上惨遭失败,人人都能读到它。至于《盲视》热销大卖的前景,那时的我是怎么都看不出来。当时的事实也的确如此。这个世界上还有像约翰·斯卡尔齐、史蒂芬·金、罗伯特·索耶这样的人物,在销售上,《盲视》完全无法跟他们的作品相提并论。任何畅销书排行榜上都没有它的名字,差得远呢。

把它白送出去,这种行为让读者注意到了它,推动了它的市场宣传,让《盲视》的知名度达到了一个临界点。突然间,这本你可以

在网上免费下载的小说卖“动”了。在砖与灰泥连锁书店，它的销售数字短期内翻了三番。《盲视》首印本售罄，开始加印，然后是第二次加印。到现在，《盲视》的英文版已经加印了九次，它被翻译成其他十几种语言，译本数量仍在不断增加。是的，《盲视》永远不会成为超级畅销书，但单论它的市场表现，却已经远远超过了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任何人的预期。

市场之外的其他方面，《盲视》的表现甚至更加出色。它似乎成了小圈子里的热门书，主流视而不见，科幻的支流中却热议不断。面市不久，它便成了好几个科幻奖的入选之作，结果一个也没得着，好在靠译本得了几个海外奖项。它还是研究生论文的研究对象，大学的哲学、神经科学课程将它列为阅读材料。布罗德里克的《1985-2010最好的101部科幻小说》中收录了它。在Tor（《盲视》的出版商）举办的近十年最佳科幻小说读者投票活动中，《盲视》挤进了第四位。

批评意见还是有的。尽管许多人将《盲视》誉为新世纪中较有创意的科幻小说，但仍然有人认为它乏味无聊，好为人师，硬塞进去一大堆科学理论，故作高深。对这种批评，我不仅不排斥，相反，我还一度颇有共鸣。夜深人静辗转难眠的时候，我再深刻不过地认识到了它的缺陷。为什么那么多出版商将它拒之门外？因为它在有的地方废话太多，有的地方又太过于技术化。纠缠于这些问题让我头痛欲裂，其实我本该觉得兴奋才对，因为这说明《盲视》有非常好的基础，只要我能掌握必要的技巧，它完全可以成为一本好得多的杰作。

到现在，我已经过了那个阶段。拉开一段距离之后，我学会了以更宽容的眼光审视自己的作品。但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就算《盲视》是一本好书，它仍旧是一本非常晦涩的书。连它最热心的书迷也不讳言。我不止一次接到过读者的电邮，他们

说,我不管《盲视》在全世界有多少译本,我只想请问,它什么时候能被译成人人看得懂的英文呢?

这是个我没法回答的问题。而现在,《盲视》又来到了中国。人类的五分之一在此生息。无比巨大的市场啊。所以,请相信这是我的真心话:我非常希望你能喜欢我的书。

但如果你不喜欢,我完全理解。

彼得·沃茨

2013年1月18日

目 录

CONTENTS

序 章	3
忒修斯	9
罗 夏	127
卡律布狄斯	336

“想象真实本质的特殊意义是最让我着迷的事情。”

——菲利普·戈瑞威奇^①

“你会像狗一样死去，毫无价值可言。”^②

——欧内斯特·海明威

^①美国著名作家、新闻工作者，热衷社会政治题材，如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美国罗德岛政治腐败丑闻及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丑闻等。

^②这是海明威关于现代战争的名言。

序 章

“尝试触碰和应付过去的努力并不真实，它只存在于梦境中。”

——泰德·班迪^①

事情的起点并不在此，也跟攀爬者或罗夏或大本或忒修斯或吸血鬼无关。大多数人会说它始于萤火虫，但他们错了。这些只是事情的终结。

对我来说，它始于罗伯特·帕格里诺。

八岁时，他不仅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唯一的朋友。我俩同样遭人排斥，两种不幸相辅相成，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我是生长发育问题，他则是基因：由于一组未加控制的基因，帕格平日里饱受近视与粉刺的困扰，此外（这是后来才发现的），还容易对药物上瘾。他父母从未对他进行优化。他们是20世纪残存下来的老古董，仍然相信上帝，相信人类不该改进他老人家的作品。因此尽管我俩都能修好，真正送修的却只有我一个。

那天我来到操场，发现帕格被六个小孩团团围住，运气好的孩子站在前排，拳头直往他脑袋上招呼，剩下的还没轮到上场，姑且

^①美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他在被执行死刑之前的一次采访中说了上面的话。

拿狗杂种、娘娘腔之类的羞辱打发时间。我望着他，见他抬起两只胳膊，几乎有些迟疑似的挡开最厉害的几拳。我能看出他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比看我自己的脑子更清楚：他在害怕，怕对方以为自己企图还击，怕揍他的人会把这当成反抗的表示，那样一来他免不了还要多吃些苦头。我才八岁，而且刚刚切掉了半个脑袋，但我的观察力已经无人能及。

只不过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最近我很少见到帕格。我几乎可以肯定他有意躲着我。可即便如此，眼看着最好的朋友遇上麻烦，你自然要帮他一把，对吧？哪怕你明知道毫无胜算，但你至少可以去找人帮忙。叫大人来。随便什么都好。可是，又有几个八岁小孩会为了一个与自己玩沙子的伙伴而和六个大孩子翻脸呢？

我只是站在原地。我甚至并不特别想帮他。

这很没道理。就算他不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起码也该有点同病相怜之感吧。当然，赤裸裸的暴力我倒不像帕格经历的那么多；因为癫痫的缘故，其他孩子总躲着我，即使在欺负我时他们也怕我。可对于这一切我也并不陌生：辱骂、羞辱；当你从A走到B时，不知哪里会伸出只脚来绊你一跤。我知道这是什么感觉。

或者说我过去知道，曾经。

但那部分大脑已经被切掉了，连同带瑕疵的神经网络一起扔进了垃圾堆。要想把它找回来，我得先弄清人与人交往的运算法则，而此时我还在不断地观察、学习。群居动物总会把团体中最弱小的那一个撕得粉碎，这道理每个孩子都知道。也许我应该接受，也许我不该挑战大自然。可话说回来，帕格的爸妈就没有挑战大自然，结果又怎样？儿子蜷在泥巴里，一帮生物工程造就的超级男孩猛踢他的肋骨。

最后，新闻宣传发挥了同情心所没有的作用。那阵子我很少

思考和推理,大部分时间只是观察、回忆——而我所记起的是上千个故事,各个都对济弱锄强的人大唱赞歌。

于是我捡起块拳头大小的石头,瞄准某人的后脑勺砸过去。我一口气解决了两个对手,他们这才发现有人参战。

第三个孩子转身面对新的威胁,只听得咔嚓一声,他脸上的骨头碎成了好几块。我记得自己当时有些奇怪,为什么那声音并没有带给我满足感?为什么我唯一的想法不过是很好,又少了一个对手?

其他人发现我刺刀见红,赶忙逃之夭夭。其中一个胆子大些,他一路跑到街角处,然后回头大吼一声:“该死的僵尸!”

三十年。三十年之后我才看出这话多么讽刺。

两个敌人在我脚下扭动身子。我猛踢其中一个的头部,直到它不再动弹,然后我转向另外那个。有什么东西抓住了我的胳膊,我头也没回就一拳挥过去,只听帕格惊叫了一声,躲到了我够不着的地方。

“噢,”我说,“抱歉。”

地上那两个家伙一个一动不动;另一个呻吟着抱紧自己的脑袋,蜷成一个球。

“噢,见鬼。”帕格拼命喘气,鲜血从鼻子一路淌到衬衣上,可他浑然不觉。他的脸颊上青一块紫一块。“噢,见鬼……”

我沉吟半晌,总得找点话说,“你还好吧?”

“噢,见鬼,你——我是说——你从来……”他抹抹嘴巴,手背立刻染成了红色,“天哪,这下咱们麻烦大了。”

“他们先动手的。”

“没错,可你——我是说,看看他们!”

那个还能哼哼唧唧的东西正手脚并用往边上爬。不知他要多长时间才能搬来援兵,我暗暗琢磨着,是不是应该赶在那之前杀了

他。

“过去你从没这么干过。”帕格说。

他指的是手术之前。

那一刻我竟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了什么——微弱、遥远，但毋庸置疑。我感到愤怒，“他们先动手——”

帕格瞪大眼睛，后退，“你想干吗？把那东西放下！”

原来，我扬起了攥着石头的拳头。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个动作。我努力放松，但这并不容易。我不得不盯着双手看了很长、很长时间。

石头落在地上，沾了血，闪闪发光。

“我只是想帮帮你。”我不懂，为什么他就是不明白？

“你……你跟过去不一样了，”帕格站在安全距离之外，“你根本不是席瑞。”

“我当然是席瑞。你发什么神经。”

“他们切掉了你的脑子！”

“只切了一半。那是因为癫——”

“我知道是因为癫痫！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可你就在那一半里头——或者，就好像，你有一部分在那里头……”他拼命想说得更明白些，想表达语言背后的概念，“所以你变了。就好像、就好像你爸爸妈妈杀了你——”

“我爸爸妈妈救了我的命，”我的声音突然变得很安静，“否则我早死了。”

“我觉得你的确死了。”我唯一的挚友这样说道，“我觉得席瑞已经死了，他们把他铲起来、丢掉，你就是从剩下的东西里长出来的新孩子。你不一样了，从那时候起你就不一样了。”

帕格真的明白自己的话是什么意思吗？我至今也不知道。也许过去的十八个钟头他一直联在游戏里，他妈妈刚刚才拔掉插头，

逼他出门呼吸点新鲜空气。也许因为在游戏空间里打豆类人的时间太长,他难免看谁都跟它们长得差不多。也许。

可他的话并非全无道理。我的确记得海伦曾告诉我(告诉了一遍又一遍),说是想重新适应有多么多么困难。就好像你有了一个新的人格,她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们管这叫脑半球根除术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半边脑子跟昨天的晚餐一起扔进垃圾桶,剩下孤零零的半个脑袋被迫干双份的活计。想想看,为了干好这活儿,神经系统得重组多少?当然最后的结果还算不错。大脑这块肉很能变通;虽然的确得费些气力,但它还是适应了。我适应了。不过话说回来,在所有的修复工作完成之前,到底有多少东西给挤了出去、有多少地方扭曲、变形?你硬要说我跟这具身体曾经的主人已经不一样,那也说得过去。

大人终于还是出现了。提供药物,唤来救护车。父母们怒不可遏、唇枪舌剑。然而,虽然他家那可怜宝宝受了伤,想要激起邻里的义愤却并不容易。操场上装着摄像头,从三个不同角度记录下了小宝贝儿——以及他的五个兄弟——如何对一个残疾孩子拳脚相加。我母亲则把那套问题儿童、缺乏父爱的说辞回收再利用一番——那时父亲正好又跑到另一个半球去了。总的来说事情很快得到了解决。我和帕格甚至保持了朋友关系,当然是在一小段短暂的间歇期之后。这段时间让我俩明白,被学校操场挤排的孩子只能团结友爱,否则是没有什么社交前景可言的。

就这样我熬过了童年。我长大了,学会了与人相处,学会了融入社会。我观察、记录,利用我的社交运算法则推导出各种结论,尽量模仿合宜的举止,尽管这些举止大部分都并非发自内心。同其他人一样,我有朋友也有敌人。通过多年的观察,我列出了一张清单,上面罗列出各种行为和情形,我就靠它区分敌友。

或许我的确变得越来越冷漠,但同时我也越发客观了,而这都

要感谢罗伯特·帕格里诺。他的言论深深影响了我，一切都从这里开始。它将我领向综合^①，让我注定要与攀爬者有一场灾难性的遭遇，同时也使我免于分享地球那更加凄惨的命运——也可能是更加美好的命运，我猜，这完全取决于你看问题的角度。视角是很重要的：现在，我眼前一片漆黑、口中自言自语、困在一口棺材里从太阳系边缘下落，这时候视角的重要性显得尤为突出。而我第一次认识到这点正是在童年的战场上，那天我的朋友被揍得血流满脸，并且说服我抛弃了自己的视角。

也许他错了，也许我错了。但那种挥之不去的疏离感——那种在自己的同胞中也好似外星人一般的感觉——其实并不全然是件坏事。

当真正的外星人来敲门时，这种疏离感显得特别自然。

^①小说从席瑞·基顿的角度来叙述故事。前文提到，基顿小时因为治疗癫痫症而切除了半边大脑，失去了正常的人类情感，但也因而能客观地观察、转述别人的事情，不掺杂任何个人主观偏见；随时随地把别人有意或无意的表情、言行、肢体动作等等综合成生物形态结构，洞察其中暴露出来的真实想法。这些在后文中曾多处提到。